

引



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俚也。《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西游》语怪而证道，《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离经而叛道焉。是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顾人之眼力浅深耳。吾书至此，适得吾老友某君书，内一条云：《金瓶》已阅毕，洵是杰作，前人谓《石头记》胎脱此书，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纨绔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輊。人谓其淫，我却觉其无限凄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愁人无处不抱悲观耳。写尽世态炎凉，可作一般利欲薰心者当头棒喝，其功不在佛经下也。云云。吾阅此书，吾不觉抱悲观，恨吾一时无此如椽之笔，自著一说部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以饷阅者。忽有书估携旧抄本说部求售，署名《金屋梦》，著者为梦笔生，全书共六十回，阅其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

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急以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以饷阅者。

凡例

一、是编紧接《金瓶梅》一百回编起。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壺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褻昵，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一、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虽快塵谈，无裨风化。是编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变迁，涤淫秽而入莲界，拔贪欲以返清凉，不堕狐禅，不落俚障。

一、是编以漆园之幻想，阐乾竺之真宗；本曼倩之诙谐，为谈天之炙毂。齐烟九点，须弥一芥，元会恣其笔底，鬼神没于毫端。大海蜃楼，空中梵阁，为古今未有之奇书。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

一、小说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观时作，半有书柬活套，似失演义正体。是编一切不用，间有采用四六等句法仿唐人小说者，亦即时改入白话，不敢粉饰寒酸。

一、小说类有诗词。《金瓶梅》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

题附以新词，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一、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脱尽窠臼。

一、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无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有小错，观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于西门庆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是编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奸大恶，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客多主少，别是一格。

目 录

第 一 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1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11
第 三 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21
第 四 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30
第 五 回	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	38
第 六 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丰都城武大郎告状	48
第 七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56
第 八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61
第 九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67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74
第 十 一 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83
第 十 二 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91
第 十 三 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98
第 十 四 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04
第 十 五 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113
第 十 六 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119
第 十 七 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28
第 十 八 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37
第 十 九 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46

第二十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152
第二十一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159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68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175
第二十四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185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婆妇同舟·····	195
第二十六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01
第二十七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09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18
第二十九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225
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233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241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246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253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265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276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285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298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306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315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232
第四十一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328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335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生前恨·····	347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355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髏入道·····	362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373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381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391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401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414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426
第五十二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440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刚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446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463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挾懒·····	461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474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483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490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497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506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何来乳燕寻华屋，似有流莺唤画楹。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砾瓦野烟横。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

芙蓉脂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说《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世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

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团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棒喝。

闲话休题，且讲正传。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子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玳安打探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

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

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盖造大殿时，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吴月娘。今日忽见了，虽知大官人已死，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吴月娘到了此时，便是受恩深重，喜出望外，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

不料躲不得一二日，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这永福寺僧人，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到了次日，吴月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那寺外往来兵马，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

寺中搜觅。月娘便躲在寺里，只吓得胆惊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度，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是古今行兵通例。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晨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有嘴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傍找觅丈夫的。俱各去讫不题。止剩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藏在里面，孤孤凄凄，好不苦恼。

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沉阴，佛灯隐隐，远远听得野外好似鬼

哭之声，啾啾唧唧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又见几个鸛鸟在殿脊鸛尾上，叫一阵啸一阵，乱飞一阵。叫的月色无光，阴气逼人，好生害怕。吓的吴月娘呆了，不敢出声，凄凄惶惶似睡非睡。隐隐见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像是西门庆；一鬼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像是李瓶儿；又有一鬼，披发遮面，血流满胸，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又有一鬼，浓妆粉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颦蹙，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忽然鸡叫一声，众鬼嚎啕痛哭而去，不见踪影。月娘一觉醒来，惊的浑身都是冷汗。那时有四更天气，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不一时，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来，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处寻觅不见，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着孝哥，走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但见：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花园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旁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廊下，剩了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

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月娘又惊又恼，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只见他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李瓶儿的旧人。他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有埋在宅里的，他日日来搜寻，不想遇见月娘回家。老冯道：“我的奶奶，你在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那里没寻到。”又看着孝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天理。”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那孝哥饿了半日，哭着要吃饭。一时锅灶俱无，哪里讨米去？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饽饽来，递与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道：“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才剩了这一个。”一面说着话，月娘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好不悲伤。

老冯又说他在养济院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他一家被掳。月娘听了，大哭一场。老冯又说：“还有许多全了命的，还亏大营催得紧，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发的火，好抢财物。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咱这里怎生躲得住？”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忙和玳安商议，这破宅子如何宿得，又无处安身，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有破草屋，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就看着老冯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

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冯道：“我的奶奶，说的哪里话，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

那时日色平西，秋天渐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来安和他媳妇子听见月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月娘见三间草屋，一扇单门，土炕上支了锅灶，倒有两间堆满稻柴。小玉在窗外一瞧，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月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单被。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

玳安、来安俱在隔壁寻宿。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西门庆死了，见来保盗财物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贲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见月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个不良的心，要乘机劫他的财物；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草里蛇刘四、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先到西门庆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用话试探，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儿也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

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妇道家不知好歹，一时间番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账。”这玳安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月娘待要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来安跟随着，和小玉进城，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巳牌时候。来安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匣在身边，不一时，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来安在旁冷笑。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瓷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灼灼、白灿灿、黄烘烘好妙东西，不知是什么物件。正是：

众生脑髓，万民脂膏。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青天；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饥寒，烈士含冤埋沟壑。福来时如川之至，远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国士囊空，淮阴侯难消三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

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约有一千余金，喜的玳安、来安手忙脚乱。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出城去等候。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悄悄收在身边，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

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题。

却说玳安、来安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他母子性命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玳安听了只不答应。又走了一二里路，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玳安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拿着一根杆棒，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哥你们走的好快，等等我同一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住了脚，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你们在那里躲来？”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问是甚么东西，玳安便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货，拾将出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张小桥在西村分路，来安赶上路旁，附耳说了许多话，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安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月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玳安不肯，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棉花、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那些零碎银子，约有二百余两，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题。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着过世老爷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说着，不觉凄惶泪下，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便与昨日不同。买些灯油，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鹁，做的粳米饭，大家吃了一饱。来

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玳安哄个大醉，大家睡去不题。只因这一睡，有分教：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